

秋后十八盆

何诚斌

盆浴后的人们,将水泼到街上,干燥的路面发出“滋滋”的声音。一会儿,各家门口那块地方的热气消了。爱干净的人会嫌洗澡水的气味,而到河里挑来一桶桶清水,在门口泼洒降温。

我不盆浴,或者说屋后的小河就是我的“澡盆”,整个暑期哪一天不泡一两个小时呢。直到有一天,母亲提醒我说:“不能到河里洗澡了。秋后十八盆,河里没着洗澡人。”十八盆就是十八天。立秋后十八天,即处暑后三天,河水伤人,不能再下水洗澡了。母亲并非态度坚决的阻止,我或听她的话,或不听她的话,不是由着性子,而是因特殊年代生存环境决定的,我可以不到河里洗澡,但我必须到河里讨生活。

后来我觉得,用十八盆指十八天,颇具生活情趣。在家里洗澡用的是澡盆,傍晚天黑倒掉一盆洗澡水,也就过完了夏天或初秋的一天。而我们这些孩子们及年轻人,以河为盆,气温决定着河水的温度,天凉了,仍旧恋着这只巨大的澡盆,直到河水退落,河道变成一条溪流,才不见洗澡者的身影。

水乡,镇上人没有文雅的“游泳”的叫法,而一律称作“洗澡”——洗澡跟游泳的内涵大不同呢!穿镇而过的河,连着皖河、通往长江,无疑是镇民共同拥有的露天澡堂子或者浴场,享天然之便利,受造物之恩赐。我睁眼阅世,最先看到的热闹,差不多就是一群光溜溜的男孩河里洗澡的场面,且一年又一年地岸上重观,自然就强化了意识,急于参与其中。哥哥遵父母之命,不许小毛孩单独“下水”,我必须由大人陪着站在浅水处洗澡。丑小鸭不服气,终有一天会自个儿下水洗澡,像哥哥们一样游到河心、游到对岸。七岁那年,我和伙伴小佑,趁大人午睡之机,悄悄来到河边,脱掉裤兜,光着屁股,溜进了水里。先是双手抓着岸边的树根,双脚拍打,让身体保持漂浮状态;继而双手松开树根,自学“狗刨式”,一学就会,很快掌握了各种游泳姿势。不,不叫游泳,叫洗澡。

这是非常自然的成长过程,近水而居,习性喜水。在十八岁离开小镇前,十多年的暑期,我很少在家里洗澡。那时香皂是奢侈品,我几乎没用过,只能将泥沙往身上涂抹、擦揉。若仍弄不掉脏迹,顶多用洗衣服的肥皂在身上打一遍,然后钻进水里,屏气潜游几秒钟,突然“哗”地冒出水面,身上就干净了!我见过的有的妇女用老丝瓜络在孩子身上蹭、擦、刮,好像不把皮肤弄下来不放手,可怜受虐的孩子哇哇大哭。幸亏我母亲不这般残忍。

遇到高温的日子,我在水里待的时间很长,甚至成天待在水里。差不多成了一尾鱼,一只鸭子,一只鹅。河边洗衣的妇女棒槌漂到河里,喊我去捞,我一个猛子扎过去,拿回来;有人杀鱼,菜刀不慎滑入水底,我潜水摸索,为其找到。天快黑了,鸭子还没上岸,有的人家就担心了,看见浮在水面的我,便叫我为他们赶鸭子上岸……那时,我特别想做水上救人的英雄,只随手拉过即将被漩涡卷沉的本街伙伴厚满,再无轰轰烈烈地救过人。有一年,一个恋爱失败的少女,跳进曾险些吞进厚满的那块水域,被路过的人下水拖上岸却没救活。我当时认真地思考过,自己要是遇上会怎么施救。后来,我三嫂的单位旁边池塘里有人落水,岸上人都不敢去救。三嫂说,你要是在旁边一定会去救的。我听了,很感动。

“一度暑出处暑时,秋风送爽已觉迟”,皖河流域的天气越来越凉,白天河水的反光不再灼人,黄昏时水汽蒸发量小了,秋水的颜色也变得与夏日不同,清澈而柔和。大人开始担心小孩在河里洗澡,受凉而打皮寒,更害怕发生不测,因为暖身子进入凉水里,容易出现腿抽筋,特别危险。可是,随着河水退落,鱼虾的活动区域变小,谁家也不愿放弃这易于捕鱼捞虾的机会。东街一个姓李的男生,放学后用纱布制作的网到河边扳虾,淹死了。直到深夜,男生的母亲悲恸凄绝的哭叫声在河边、在街头、在整个小镇,忽近忽远,久久不息,让人听了颤抖悚栗。河里洗澡,不只是玩水,实际上是一种生活本领——捕鱼、捞虾、拔猪舌条(给猪吃的一种水草),都需要的基本技能。

尽管少年溺水事故曾让小镇笼罩着恐怖气氛,但顽皮的男孩们老实不到几天又下水洗澡了,并且大人也默许了,因为其洗澡的行为包含了一种生计需要的目的。幸亏秋天突然加快了退潮的速度,河水头一天不及腰深,第二天不及腿深,然后不及脚踝深,还怎么洗澡?大家也就告别了三个多月河里洗澡的时光,由两栖动物变成极少洗澡、过年前打着寒颤勉强洗一次澡的岸上动物。

去年冬天,几十年没在河里洗澡的我,在长江大堤上看到江面冬泳者的身影,不禁想起我母亲那一代人,口口相传的“秋后十八盆”的谚语。我做出假设,如果河水到了冬天仍然不退的话,那么一定也会有人冬泳。不,应该叫洗澡,冬天里洗了一盆又一盆,不至于腊月临近除夕,才搓掉一身垢。



沙漠之眼 张成林 摄

晚 遇

解良

早春的北京阳光格外好,小区里的树酣沉在春风里,枝叶还没返青,褐色如土。忽见干草地上闪出一丫明黄,一朵迭瓣的小黄花从银杏树下石砌的方池里探出头,悄然绽放。北京还没下催花雨,一株小小的蒲公英就来向春天报到了。它的茎秆从石缝里挤出来,仅有一根火柴那么高,花朵也小,指肚大,黄嫩鲜亮,憨嬉可爱。我掏出手机摁下相机键,给外孙女说,小小蒲公英多可爱,快把它拍下来。外孙女接过手机,装模作样摆好姿势,对准蒲公英花瞄了瞄,“咔嚓”的一声,一种只有疼自己孩子才会有的亲切感在我心中油然而生。

在没有外孙女之前,我对于花草向来过而不问。感觉蒲公英就像在房前屋后飞来飞去的麻雀,总是围着人们的生活区域打恋恋,在田园、山坡、庭院内外,到处刷存在感。家乡的小城在东北,早年土路土巷,蒲公英在路边巷尾定居开花,迎春絮秋。近三十年城乡面貌大变,蒲公英生存环境艰难,仍执著于城中与钢筋水泥搏斗,楼角、墙基、广场边,只要露出土缝儿,它就崭露头角。童年吃不饱,从野外剜回蒲公英当菜吃,茎秆一掐冒一股白色乳浆儿,吃着苦;如今岁月好,整天大鱼大肉,餐桌上偶尔揣上一盘蒲公英蘸酱吃,又觉得特别清爽,大家抢着吃。蒲公英又叫黄花地丁,“眼中见惯是寻常”,人们对于它既熟视,又轻忽。我一直以为蒲公英的黄色花朵与所结白色绒球儿乃一母分娩的孪生果卉,并蒂同馨。这种错觉在我大脑里蒙混了几十年。

五月里,我带着两周岁多的外孙女回到家乡。午后,小区里草木萌茁,盈满春色,一块块草坪填充了高楼的间缺,修整得像条田,池苑,苗圃,花坛,被阳光舔舐的蒲公英在绿茵茵的草毯上绽开一朵朵金簪头似的小黄花,星罗棋布,灿艳夺目。我摘下一朵给外孙女,要为她拍照。不经意间又发现另一块草坪呈现一片白色,那是一株株蒲公英用茎秆撑起的一个个白色的小绒球儿,其间却不见一朵黄花,我瞬间感受到来自大脑里那个错觉的挑战,怀疑自己遇上假蒲公英,索性在两块草坪之间守株待兔,倒要看看这里的蒲公英为何与我悖异?五月的蒲公英朝气蓬勃,很撩人,不惜用两个中午为我纠谬。

蒲公英花早晚不开,唯中午绽放,花期十天左右。小区内高楼西侧日照来得晚,草坪上蒲公英花开得迟,我来时渐渐凋谢,茎秆撑高,我亲眼看到从花蒂处蓬出一个白色的小绒球儿,恍然大悟,原来两者是花与果的关系,花落果出。楼正面日照时间早,花已开过,全部撑着一片白色小绒球儿。再往下看,小绒球儿随风摇曳,白絮纷飞,带着种子漂泊而去,只剩下一把“小伞儿”。真蒲公英颠覆了我一直固守的“花与球儿并蒂同馨”的假蒲公英,暴露出我固陋多年,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家伙。我在蒲公英面前羞赧,豁然间为自己离开工作岗位后的人生走向找到一个新的说词——花谢絮飞。

在家乡的小城,上一代人大多毕生固守家园,直至终老。我们这一代只有极少数人幸运地加入了国内的人口流动,上大学,当兵提干,升迁调动,这种机会只能出现在人年轻的时候,年轻时若走不出去,便会像草木,生在一个地方把一辈子交给这里,直至“烂”在家乡。人过中年,我肯定自己属于“烂”在家乡一族,没想到为了帮助女儿带孩子,老之将至的我变成蒲公英,“花罢成絮,随风飞扬”,离开家乡,来到千里之外的北京。望着身边的小外孙女,思绪又回到她出生的六月,炎热的北京,想起我和妻子在农大校园里一株一株地采蒲公英的情景,啜啖着亲情与乡情。

妻子在女儿怀孕后就来到北京。女儿生下外孙女,我也赶了过来。女儿患了初产妇的常见病,乳腺发炎,不能给婴儿正常喂奶。听说用蒲公英熬水喝对去炎症效果好,我和妻子就去农大校园绿地采回一袋袋蒲公英,熬水给女儿喝。过了些日子,我有事返回家乡,一位窗兄为我送来一罐头瓶纯天然的蒲公英粉,让我既意外又感动。窗兄给他弟弟照看工厂,听说我在北京为女儿采蒲公英的事,就利用早午晚在工厂四周的野地里一株一株地采蒲公英,用清水洗净,在太阳底下晾晒,晒干的蒲公英足足装了半麻袋,再用粉碎机一遍一遍磨粉。我接过用半麻袋晒干的蒲公英磨成的一罐头瓶纯天然的蒲公英粉,眼窝溢热,鼻子酸。女儿已经痊愈,一罐乡情却注入我心田,从此在心底如花浓紫,似酒浓醇。